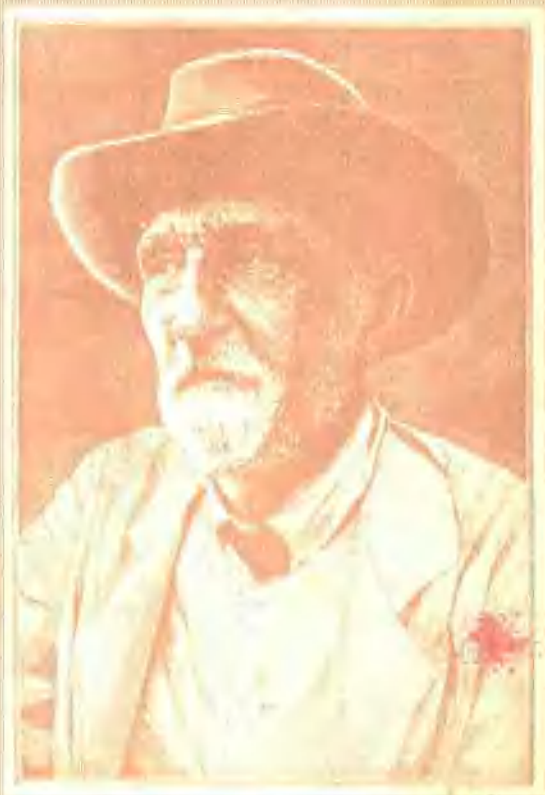




米丘林的生平 及其事業

人民出版社出版

米丘林的生平 及其事業

· 增訂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0788

米丘林的生平及其事業（增訂本）

編輯兼：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者：（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紅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8,001—13,000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增訂再版



U. B. Merriam

目 錄

米丘林及其學說底進一步發展	斯托列托夫	一
論米丘林改造植物本性方法底系統	格魯什維茨基	四
米丘林的生平及其事業	凱萊爾	七
米丘林生物學底勝利	米 丁	二〇
我的六十年工作總結和希望	米丘林	二六
附 錄		
米丘林忘辰在蘇聯		四九
米丘林年譜		五六

米丘林及其學說底進一步發展

斯托列托夫

——爲米丘林逝世十五週年紀念作

伊凡·弗拉季米洛維奇·米丘林底學說，已經成爲生物科學進一步發展底方向了。它表現着蘇維埃生物科學底民族性和愛國主義，表現着蘇維埃生物科學與集體農民和農學家的緊密聯系，他們都是在實際解決着控制生物使合乎社會主義底利益的任務的。米丘林學說底發展，證實着列寧、斯大林底黨對科學的經常幫助，證實着黨對那些具有唯物主義和科學思想的研究家們的關切扶植，並且向我們顯示着，在現代唯物主義生物學家們對生物學中的形而上學者和

唯心主義者的勝利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列寧和斯大林底哲學思想底領導作用。

米丘林對那些染有崇拜外國的習氣的科學家們，提出了直接的反對：季米里亞捷夫曾經提到這些科學家，說他們任何時都醉心於遼闊的熱帶自然底單調記錄，醉心於逢登布羅底橡樹和榲櫨，而毫不注意及離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僅一小時路程的任何一個森林區底顏色。很多革命前的生物學家，是典型的一切外國底崇拜者。外國底崇拜者能够隨時背出幾十個科學家底名字，並不是因為這些科學家對科學有什麼功勳，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而已。但是這些崇拜者常常完全不知道鄰近的實驗室中的他們的同事們在做些什麼。在這些條件下，無怪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我們的植物學家和生物學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了在離莫斯科四百公里的地方居住和工作着的天才的俄國生物學家米丘林底工作。

革命以前年代的米丘林，是一位孤獨的實驗家思想家。他是一個科學家，但沒有被正統的科學所承認，沒有被學院出身的科學家們所接受。這種情況一直繼續着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這個被正統的科學界所排斥的偉大生物學家，整個一生都與俄羅斯人民保持着一種不可割裂的聯系。他與人民相依爲生，與人民一起爲自己祖國底美好將來而工作着。他無限地熱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人民。爲了自己人民底幸福，爲了自己祖國底富強，他在選定的崗位上——在生物科學和育種實踐底崗位上，忘我地勞動着。

對祖國的熱愛，與人民的聯系，增加了米丘林底創造力量，賦與他以在爲科學真理、爲轉變科學成就爲一般人民財產的鬥爭中的堅忍不拔和不折不撓的意志。

一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米丘林

米丘林是一個偉大的火燄般的愛國者。在二十世紀初，美國人建議米丘林遷居到美國去，這樣一來，可以在比較沙俄時代有利得多的條件下繼續他的工作。無論科學家革新家在沙俄時代的地位是如何地困難，米丘林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爲他無限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他一向遵循着一個清楚的、熱烈的、爲人民的福利而工作的慾望。

美國人企圖用巨額的金錢來購買米丘林所搜集和創造的全部植物標本。米丘林也拒絕了這個建議。他甚至對他從前不得不把他所創造的各種個別的植物類型底接穗和種籽賣給美國和加拿大一事，表示遺憾。

米丘林育成了很多新的植物品種，爲了培育新品種，他研究生物科學底各

種問題，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個人的財富和榮譽，而是爲了要滿足自己人民底需要。祖國百倍地償還了米丘林底這種無限效忠的熱愛。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天才領袖們、列寧和斯大林發現了米丘林，因此，他的事業才獲得了適應偉大的世界性的歷史性的革命任務的那種規模。米丘林本人，曾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致斯大林同志的信中，敘述了關於他的工作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而發生的各種根本的改變，他寫道：

『蘇維埃政權，把我在六十年前在一塊貧乏的園地上創始的、規模很小的、培育新的核果漿果植物品種以及創造新的植物有機體的事業，轉變爲規模宏大的、具有數千公頃園地和無數的宏偉壯麗的實驗室及辦公室、以及具有數十個有高度工作能力的科學工作者的、全蘇聯的園藝加工和科學植物栽培業底中心。』

『蘇維埃政權和您所領導的黨，也把我從一個被正統科學和沙俄政府農業部底官吏所不承認和嘲笑的孤獨實驗家，轉變為進行數十萬種植物的實驗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給我所必需的一切——一個實驗家為自己的工作所能要求的一切。……』（米丘林全集，第一卷，俄文本，一九四八年，第五九九頁）

米丘林底衷心願望，是在於不斷地改善植物。人們不斷地改善犁、拖拉機和各種各樣的機器。他們創造着越來越完善的機械。米丘林認為，生物學家底最高義務，是在於不斷地改善植物底本性，好來使它能完全滿足勞動人民底生活需要，不斷地改善植物，因為一切的生產工具也在不斷地改善起來。

任何一種農作物，甚至是最優良的，也可以而且應該加以改良。植物是一

種生物有機體，在正確的照顧下，它能夠獲得一些特性，這些特性能夠提供人類以很多新的有益的用途。這個偉大的生物學家底志向，便是要使植物界成為更好的，更能夠滿足人類底需要的。

米丘林不倦地訓誡自己的無數的繼承者和學生們說：要實現列寧、斯大林關於土地改革的理想，要達成社會主義農業底完全繁榮，僅此一項技術還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把技術與其他力量聯合起來，這種力量便是育種工作。爲了要使我們的土地變成遍地碧綠的果園，已經發展了的育種工作對於人民、對於農莊是需要的。育種工作能够使農作物生長在以前它們不生長、而現在人類又需要它們的地方；比方說，把葡萄、西瓜、甜瓜移植到莫斯科，把蔬菜移植到北極圈內。育種工作使植物能够把人類所需要的各種特性發展下去。

米丘林整個一生的願望，便是要使植物服從人類底意志而改變，並因此加

速所需要的植物類型的創造。只有在控制植物生活、控制植物變異時，才可能創造植物底一些新種，使人類看見這些新植物時，也會像看見現代的完善機器時那樣地讚美它們。

爲了要實現這種高尚的志願，並且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這種志願，必須首先建立科學的世界觀。控制植物底生活，控制植物遺傳性底變異，這標誌着對任何的神秘性底完全否定，標誌着無限認識生活底本質和生活發展底規律之可能性，標誌着將來用人工的方法綜合生物體之可能性。

生命是物質運動底一種形式，由於它的複雜性，所有的唯心主義者都用玄妙性或神秘性底雲霧把它掩蓋住了。這種玄妙性掌握了很多代生物學家底思想。只有在當科學家掌握了科學的世界觀時，他才能够克服玄妙性思想底統治。只有辯證唯物主義，才是這種世界觀。米丘林在他逝世的一年前所寫的一

寫文章中，簡單地、輝煌地、令人容易明瞭地表現了這種思想。

米丘林在同憶關於不止一次來到科茲洛夫的資本主義美國的植物學家們時，着重指出，來訪的人異常強烈地有興趣於購買他所育成和創造的植物，而對米丘林工作底方法則完全不感興趣。這些外國客人底這種行為，並不是偶然的。美國客人大概以為那些具有很多特點而他們想以很多金元來購買的米丘林植物，是獵取植物的幸運獵人之幸運獲得物。他們甚至沒有想到，這些植物是有目的地、有計劃地、藉創造性的米丘林方法之幫助而創造出來的。即使最敏銳的人發現了這些方法底存在，他們也不能够瞭解它們。米丘林寫道：『難道說，不具有對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懷有敵意的辯證法的思考方法，也能够吸收我的方法麼？當然，一點也不。因此，無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都不能夠進行除了購買和繁殖我所育成的品種以外的工作。因此我過去才成爲沙俄時代實驗

園藝學底一個微不足道的隱士。因此另一方面，偉大的列寧才會這樣容易地和深刻地瞭解我的工作，並且提供它以加入社會主義生活的可能性。因此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直到現在還能够享受斯大林同志所領導的、列寧底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之熱烈支持。」（米丘林全集，第四卷，俄文本，一九四八年，第二六七頁）

米丘林逝世十五年了。他的事業越來越具有羣衆性的特徵。這一點首先是因爲生物學中的唯物主義的米丘林方向，是生命研究底創造性的科學的方向，這種方向促成了揭露自然底最深的秘密，揭露這些秘密，認識未知的。在我國，一切真正的、科學的、創造性的事業，都被社會主義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所積極而全面地支持着、鼓勵着。

二 米丘林說：不要把我的學說當作教條

米丘林底世界觀和他的思考方法是科學的。這就是他在認識生物發育底規律性中的研究底巨大成果的原因之一。

米丘林寫道：「一個研究家必須這樣地工作，好來『清楚地瞭解他是在如何和爲何而工作着』（米丘林全集，第一卷，俄文版，一九四八年，第四八五頁。着重點是我加上的。——斯托列托夫註）。對這些問題的答覆，說明了這位科學家底世界觀和思考方法，以及他的理論上和實驗上的各項研究底實際目標。這裏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底解決，是互相制約着的。渴望深刻地科學地認識自然底規律性好來實際上控制自然，改造生物，使越來越好地滿足人類底需要，這一切把米丘林引上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道路。」

米丘林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的「致青年團員、年青的無產階級和集體農民同志們！」一封信中，警告自己的年青的繼承者不要墨守成規和存在着教條主義，並向他們提出下列的科學的建議：『……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業中，必須不斷地向前看，因為單純地利用我的方法會把它們轉變為教條，而你們這些米丘林主義者便成為一些純粹的抄襲者和編纂者了。這種抄襲工作絲毫不是米丘林式的工作，因為我的基本方法是在於不斷地向前追求，在於嚴格地考驗和重新建立經驗，在於檢查在運動中和變化中所發生的一切。』（米丘林全集，第四卷，俄文本，一九四八年版，第二四六頁）

米丘林在兩年後即在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一篇備忘錄中，重新提到這一點，並着重指出：『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把我的「綠書」加以單純的再版，而是繼續它，更進一步地發展它』（米丘林全集，第四卷，俄文本，一九四八